

唐大明宫“五门”考

杨军凯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 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规划整齐, 横纵街道交错分布, 如棋局般规整, 唐代很多诗文对此都进行了描述, 其中以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最为出名, 诗中“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 一条星宿五门西。”前两句常常被后人所引用, 而对诗中的“五门”关注并不多。本文欲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 对白居易诗中所提的“五门”加以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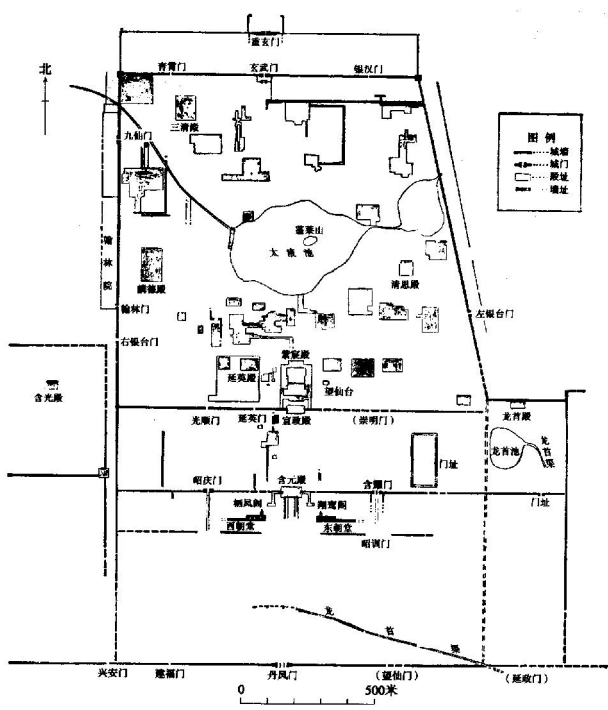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大明宫 五门 丹凤门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 一条星宿五门西。”其中前两句, 将隋唐长安城棋盘形的里坊布局特征形象而又贴切地描绘了出来, 因此, 在谈到隋唐都城布局的文章中, 常常被人引用, 但对于“五门”的关注却不多。有关“五门”, 白居易还有一首《官牛》诗云:“载向五门官道西, 绿槐阴下铺沙堤。”对于两首诗中所谓“五门”, 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大明宫南面的五个城门, 二是大明宫的丹凤门。现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 对白居易诗中所谓唐大明宫“五门”加以考证。

大明宫南面城门之数, 史书记载略不相同。《唐六典》云:“大明宫南面五门, 正面曰丹凤门, 东曰望仙门, 次曰延政门, 西曰建福门, 次曰兴安门。”《长安志》、《两京城坊考》西京大明宫图与《咸宁县志》唐东内大明宫图、《陕西通志》、《关中胜迹图志》唐东内图, 亦皆载南面五门。程大昌《雍录》同时收录了阁本大明宫图(绍兴秘书省本)和六典本大明宫图, 阁本图南面仅三门, 而六典本图南面为五门。李好文《长安志图》之唐大明宫图南面也为三门。据1959—1962年间进行初步考古钻探和调查实测, 大明宫南部东西宽1674米, 已探出南城的丹凤门及在丹凤门以西的建福、兴安二门, 惟东边的望仙门与延政门未寻得^[1](图一)。但民国二十五年出土的宋吕大防《唐长安城图》大明宫部分石刻残块上, 刻有“大明宫”题记, 仅列三门, 即正南为丹凤门(字已残缺), 东为望仙门, 西为建福门。《唐六典》注云:“(兴安门)南当皇城之启夏门, 旧京城入苑之北门, 开皇三年开。余四门并与宫同置。”高良佐据此认为“兴安延政二门, 非东内正门, 石刻仅列南面三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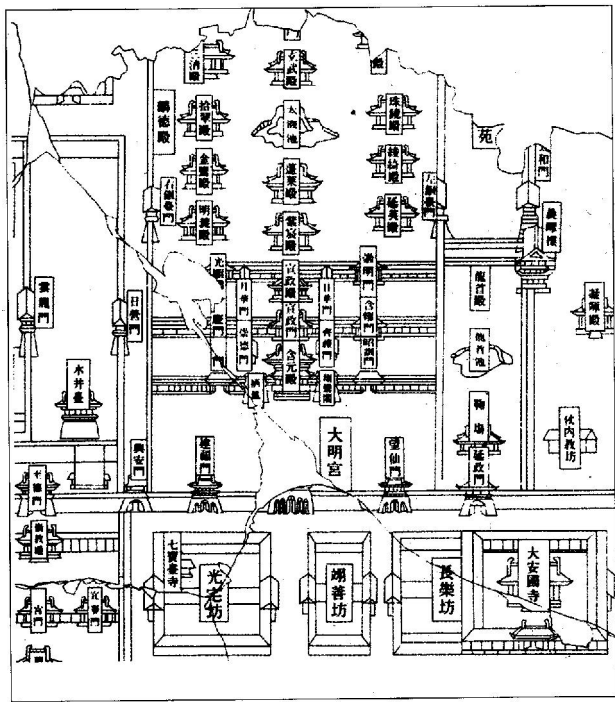
当以此也”^[2]。据《长安志图》所载的吕图题记:大明宫“广二里百四十八步, 纵四里九十五步, 东内苑广二百五十步”, 尚民杰认为吕图题记对大明宫南部宽度和对东内苑宽度的记载, 是可信的。大明宫南部宽度约在1300米左右;东内苑的宽度约在374米, 与考古勘探实测宽度相符^[3]。由此可见《唐六典》、《长安志》所谓大明宫南面五门的记载, 是指广义上的大明宫, 其中包括东、西内苑的延政门和兴安门。

严格的说唐大明宫南面仅有三门, 即丹凤门、望仙门和建福门。那么唐人诗句中所言五门又指的是什么? 关于



图一 大明宫遗址实测图

丹凤门的形制，过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三门道制，主要是根据1959—1962年间进行初步考古钻探和调查的结果（当时绘有门址平面图）而提出的，并据此认为文献记载是错误的^[4]。这种说法自公布以后几十年来，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引用。另一种说法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五门道制，如唐人李华《含元殿赋》：“其南则丹凤启途，遐瞩荆吴。十扇开闭，阴阳睢盱，容鼎九局，方驾五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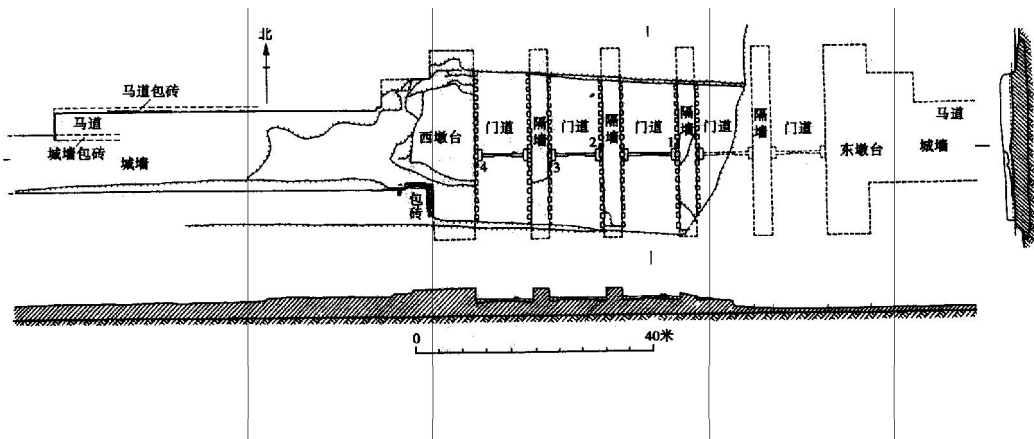
图二 宋·吕大防《唐长安城图》大明宫部分

示王者之无外，不树屏于清都。望仙闕于巽维，建福敞于坤隅”。唐人李庾的《两都赋》也说“其内则有太极承端，通址含元。……涵太液之清澜。龙道双回，风门五开”。^[5]宋代吕大防所制《长安城图》石刻图上，也清楚地标记着丹凤门有5个门道（图二）。丹凤门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自强东路北边，2005年9月—200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对丹凤门遗址进行了全

面考古发掘，实测门阙墩台东西长74.5米，南北宽33米，两边与宫城相接。揭露出丹凤门为五门道的形制：门址共有5个门道。西侧3个门道的保存情况较好，而东起第一门道已经破坏无存，东起第二门道也仅存西半部分。从现存门道遗迹以及东部夯土基础的轮廓与西部夯土基座的形状和大小均相对应等现象判断，这5个门道的形制及大小相同，净宽皆为8.5米，（如果按两侧夯土隔墙之间的距离计算，则宽达9.4米）、南北进深为33米（地表残存部分最多为24米）。修正了以往考古钻探的初步结论，证实了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最终解决了有关丹凤门规制的学术争议^[6]（图三）。

唐代提到“五门”的诗文，还有王建《宫词一百首》“蓬莱正殿压金鳌，红日初生碧海涛。闲著五门遥北望，柘黄新帕御床高。”刘言史《杂曲歌辞·乐府二首》：“弄影便从天禁出，碧蹄声碎五门桥。”这些诗句中所提到的五门，也是指丹凤门。而五门桥可能就是丹凤门、望仙门和建福门内的下马桥。《新唐书》卷二百二五中：“贼薄丹凤门，诏集六军，无至者”。“初，令言阵五门，卫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贵！’噪而进，掠宜春苑，入诸宫。”此传同时提到丹凤门和五门，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攻入含元殿的路线，结合当时的战事情况来看，此处“五门”可能与大明宫前“五门街”有关。蒋贻恭《五门街望有题》：“我皇开国十余年，一辈超升炙手欢。闲向五门楼下望，衙官骑马使衙官。”这里的“五门楼下”应指丹凤门楼下，“五门街”即丹凤门前的横街，也就是唐人所言的“五门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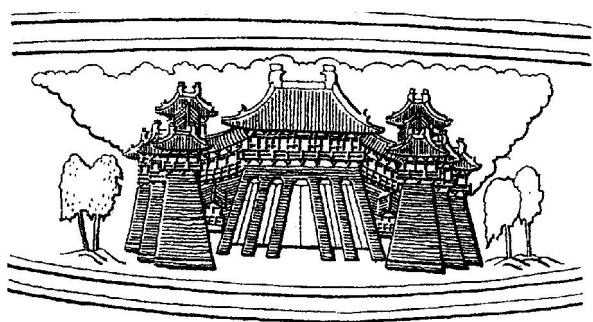
丹凤门为大明宫的正门，北对宫内正殿含元殿，南对



图三 门址平、剖面图

宫外丹凤门大街。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上筑有高大的楼观，门下有五个门道。大明宫正殿名含元殿，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建成，位于丹凤门正北610米的龙首原南沿上。《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条：“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阶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约合588米），东西广五百步（约合735米）。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太平御览·地部·龙首山》卷四十四条：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百步。”含元殿到丹凤门，中无间隔，南北长610米，与《唐六典》相合。另康骅《剧谈录卷下》（四库全书本）含元殿条：“殿去五门二里”，所言二里与实际距离不符，可能是记载有误。但所提到的“五门”应指丹凤门。据清嘉庆十一年王森文“汉唐都城图”前记“东内大明宫，南北五里，东西三里，志云：含元殿与雁塔南北直，今城北半里午门村墙基直西内北墙，即东内南墙，中缺即丹凤门，门北大邱直雁塔，即含元殿”。清嘉庆《咸宁县志·地理志》载，清咸宁县领北乡十一社之一有“午门社”（亦称午门仓），位于府城东北三里，其统午门村等二十二村。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考》也有相同的记载。午门社驻午门村（午门村修建陇海铁路时已迁）^[7]。1906—1910年，足立喜六实测五门村的小丘与西安城的北城墙相距二千三百尺^[8]。另唐代僧人无可《和宾客相国咏雪诗》：“五门环玉垒，双阙对瑶台。”说明丹凤门两侧还有建有高大的双阙，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关于其形制、规模，可参见“北宋大晟府铜钟上的宣德门图案”^[9]（图四）。

关于唐长安城交通制度，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长安城门交通制度》一章，根据文献资料和明德门、含光门的考古发掘资料，已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认为“所谓的《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的记载‘塞京城二门之一’，道破了诸城门平常有一门（明德门则为三门）是常闭不开的，通常出入只有两座城门。”故《唐六典》云“凡宫殿及城门，皆左入右出”。《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其实这种制度，并非始于唐代，至迟在西晋时即已有之。陆机《洛阳记》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陆游《家世旧闻下》谈到汴京宣德门时对古代城门交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城市交通制度十分重要，现录文如下：“昔三门，惟乘輿自中



图四 北宋大晟府钟上的宣德门图案

门出入，若赐臣下旌节，则亦启中门而出，盖异礼也。至是，中门之左右二门，亦常扃锁。赐文臣旌节，则启左而出；赐武臣旌节，则启右而出。门虽极精丽，然气象乃更不及昔之宏壮也。”

《全唐诗》提到“五门西”的诗句有四首。其中白居易诗三首，除上述《登观音阁望长安》、《官牛》外，还有《秦中吟十首·伤友》“正逢下朝归，轩骑五门西。”另外王建《春日五门西望》“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玉堤。”诗中所言的“五门西”，多与官员上、下朝有关。关于唐代百官上朝的路线，据《唐国史补》记载：唐制“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俱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列于光宅车坊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唐六典》载“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内一重名皇城，又内一重名宫城，亦名子城。”子城东街即为宫城东边的街道，也即“六街”之一的启夏门安兴门街北段。

《官牛》诗中“载向五门官道西”说的是新任丞相自私第至子城东街的官路载沙填路的场景。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大明宫条的一段记载找到线索，“丹凤门西建福门，南抵光宅门外坊之北。望仙、建福二门各有下马桥，跨东西龙首渠。按宰相入朝，翼卫及建福门而止。见《令狐楚传》。门外有百官待漏院，《雍录》：故事，建福门、望仙门昏而闭，五更五点而启。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宰相待漏太仆寺车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据班品为次，在建福门外，侯禁门启入朝。”由此可见“五门西”即指建福门外等待上朝的位置，也就是百官待漏院。参见白居易《早朝贺雪寄陈山人》诗中有“待漏五门外，候对三殿里。”关于入朝大明宫，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有一条重要记载：“开成五年八月廿四日，……僧等随巡官人使



御，从寺（资圣寺位于崇仁坊）北行，过四坊，入望仙门，次入玄化门，更过内舍使门及惣监院，更入一重门，到使衙南门。门内有左神策步马门。惣过六重门，到使衙案头通状请处分。”

关于唐长安城的“五门”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所指为明德门，如《册府元龟》卷十四载：唐高宗永徽三年“十月，修筑京师，罗郭和雇雍州四万一千人，三十日功毕，九门仍各施观，明德门一观至五门。”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载：“盖京城之南凡三门，中曰明德门，今谓之五门。”另外章碣《城南偶题》：“谁家朱阁道边开，竹拂栏干满壁苔。野水不知何处去，游人却是等闲来。南山气笛分红树，北阙风高隔紫苔。可惜登临好光景，五门须听鼓声回。”这里的“五门”似乎是说南北向排列的“天子五门”^[10]。关于明德门的“五门”和“天子五门”问题，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再赘述。

白居易诗《登观音台望长安》描写的是诗人登上城南秦岭南五台主峰观音台，回望京城，整齐划一而的里坊布局，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将整个长安城切割成围棋局一般，数万家房屋和无数的宫殿、寺庙，就如同棋子一样有序的分布在整个长安城中。“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真实的反映了唐代官员及随从点着灯笼前往大明宫上早朝的盛况。远远望去或明或暗的微微灯火，就如同夜空中天际边的一条星宿，正沿着子城东街和“五门街”向建福门外的待漏院行进。

注释：

- [1]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唐长安城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
- [2] 高良佐《石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考》，《大陆杂志》第四卷第八期。
- [3] 尚民杰《关于大明宫的几个问题》，原载《论唐代城市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3期。
- [5] 《全唐文》卷三百十四和卷七百四十。
- [6] 《丹凤门为唐代长安城中最高等级的五门道》，《西安晚报》200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队《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6年7期。

[7] 西安市未央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未央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9页。

[8] [日]足立喜六著 王双怀 淡懿诚 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1月，155页。含元殿遗址与西安城北城墙之间，是平坦的田圃，有唐时架设下马桥沟渠的痕迹。其南不远处有一个小村落，名为五门村。这里是大明宫南门，即延正、望仙、丹凤、建福、兴安五门的所在地。现在又把五门村成为午门村，这是读音相似所致。村中有高约二丈的小丘，其形状东南较长，略似海参。西边几个小丘，互相连续，再往西逐渐低平，似为堤防遗迹。此地显然是大明宫五门及其南墙遗址，也就是宫城的北城墙。实测五门村的小丘与西安城的北城墙相距二千三百尺。

[9] 关于蔡京改建后的宣德门，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大内》中有详细记载：“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另陆游《家世旧闻下》记载“先君（陆宰）言：宣德门本汴州鼓角门，至梁建都，谓之建国门。历五代，制度极库陋，至祖宗时，始增大之，然亦不过三门而已。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也。’天子五门，谓皋、库、雉、应、路，盖以重数，非横列五门。京徐亦知其误，而役已大兴，未知所出。其客或谓之曰：‘李庾赋云：‘龙道双回，凤门五开。’是唐亦为五门。’京大喜，因得以藉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名曰太极楼。或谓太极非美名，乃复曰宣德门，而改宣德郎为宣教郎。门成，王履道草诏，曰：‘阁道穹窿，两观翬翔于霄汉；阙庭神丽，十扉开辟于阴阳。’十扉，谓五门也。”从这条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天子五门”谓：皋、库、雉、应、路，盖以重数，而非横列，“横列五门”之说在宋代还是不符合制度。二是蔡京从李庾《两都赋》唐代丹凤门“龙道双回，凤门五开”而找到依据，将宣德门由三门改为五门。

[10] 隋大兴城在设计时，将宫城放在最北面，以太极殿为正殿。并以此为中轴线建立三重宫门从北向南纵向排列为太极门、嘉德门和承天门。在皇城和郭城的中轴线上分别建造朱雀门明德门。形成南北向纵向排列的“天子五门”为中轴线的都城布局。可参见《唐六典》的记载：“明德等门为京城门，朱雀等门为皇城门，承天等门为宫城门，嘉德等门为宫门，太极等门为殿门。”